

(倫敦美聯社電)世界最偉大之交響樂指揮家之一，史托高斯基，昨晨在英國威斯敏斯特寓所逝世，享年九十五歲，據悉係於其睡眠中因心臟病終止。他去年曾簽約打算指揮到一百歲，他一生結婚離婚多次，逝世時並無太太在身旁。

(倫敦美聯社電)世界最偉大之交響樂指揮家之一，史托高斯基，先後組織多個交響樂團，致力發揚古典音樂，前後達七十年，一共演出指揮七千場，他是將歐洲近代音樂作曲介紹至美國之第一人。

交响樂指揮史托高斯基



米州風災淹死十八
美國小姐週末選出

蘇聯打備準言揚聯蘇

(法國安鐵比市美聯社電)伊朗沙皇之五十七歲王妃巴里維公主座車，昨晨在法國名勝維拉海岸被一轎面刺客槍擊，公主幸而未被射中，其侍女官則中彈殞命，警方相信係反對沙皇之伊朗公主在法遇刺。

(亞蘭的市美聯社電)甘三歲奧亥奧州小姐白堅斯，週末時獲選一九七八年度第五屆美國小姐，獲兩萬元獎學金，並預期可獲一年之廣告合同收入五萬元。

(坎薩斯市美聯社電)美國南方米蘇里州被颶風引起之兩日暴雨洪水淹沒大部，淹死十八人，低地成為澤國，數十人被困水中待救，該州電力及電話系統大部分被毀壞，坎薩斯市水災最嚴重。

(紐賓士域省多微士特市加新社電)多微士特「聯邦最嚴安全監獄」對上多微士特，但新任伊頓公司董事長，卅八歲之佛烈特伊頓，係牧童事長，該公司虧盤，但新任伊頓公司董事長，因認該地質不穩定，有造成山泥崩塌泛濫之虞，而玻璃纖維紙廠亦有非議。

(多倫多加新社電)著名的「伊頓大百貨公司」最近股價跌價，落在「閃臣公司」之下，又有數地分行出售，引起謠傳該公司拋售股票，又傳美商與該公司虧盤，但新任伊頓公司董事長，卅八歲之佛烈特伊頓，係牧童事長，繼承，生意難做，伊頓因而裁併若干分店，調整業務以適應市場，一般來說伊頓公司景況良好，無需拋售股票云。

(多倫多加新社電)「蘇聯（準備打一場核戰）的軍事理論和蘇聯的實際軍事部署是相當接近的」。例如：蘇聯的軍事理論家派普斯教授曾經擔任過哈佛大學的俄國研究中心主任。他主張認真對待蘇聯軍事威脅。

文章舉出大量事實證明：蘇聯致力於民防的努力，蘇聯的主義的計劃。我不清楚他們的時候了」。

布朗說：「我不能說這是否就是蘇聯的主義的計劃。我不清楚他們的政治領袖是否了解自己。但是我相信他們正在集結起會引致他們發生錯覺，以為那是一個對他們來說可行的風險」，是俄國人準備打一場核戰爭，而非阻嚇戰爭。

布朗說：「在過去幾年中，蘇聯也在建立它的民防體系，那是一個引起美國國防官員仔細研究的行動。

他說：「蘇聯致力於民防的努力，不僅是為了有能力對北大西洋公

制人的進攻」，為此，「蘇聯總是保

持着十分巨大的地面部隊，而且總是用剛剛出廠的新式的武器來武裝這

支部隊」；「把大量軍隊集中在東歐

，不僅是為了有能力對北大西洋公

制人的進攻」，為此，「蘇聯總是保

持着十分巨大的地面部隊，而且總是用剛剛出廠的新式的武器來武裝這

支部隊」；「把大量軍隊集中在東歐



特寫

馳譽國際藝壇的

國畫大家黃磊生先生

江風。

。

「行千里路，讀萬卷書」。我旅遊金門，得有機會參觀了國畫大家黃磊生教授最近在金門舉辦的兩個畫展。（一）三藩市文化中心基金會主辦的畫展，和（二）黃教授的國風藝苑主辦的金門公關師生畫展。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足見黃教授的國畫造詣，已臻登峯造極，巧奪天工。且在海外造就英才，廣播藝術的種子，朝乾夕惕，不辭艱辛，為揚我國優美的傳統文化而盡最大的努力。

黃磊生教授定今年十一月十四日起接受了日本中央美術館的邀請，將在重視國畫的日本作首次的個展。在和我文化有深厚淵源的國家裏，宣揚中國粹，這是華人的光榮，是值得大家讚頌的一個美舉。

聽說黃教授更於明年春，先後在遠東、菲律賓、南洋，和歐洲作巡迴個展，將其近來邁進創造的新穎珍賞作品，貢獻於世人。欣賞批判，推進藝術真善美的大道，克盡一份藝人的天職。用特簡的認識。

黃教授秉性儒雅，慈祥和藹，具有東方學者的風度。記得我參觀其作品時，那大門處特別懸一對聯。文曰：「以文為富，無欲則剛」。他特別拿這對聯和我說，顯現出他重視文化，道德修養，在繪畫藝術中，繪出他的心靈抱負，覺得他的行誦和繪畫的精神表裏一致的。

折衷派的發揚

黃教授更於明年春，先後在遠

火降脾健牛乳補

鹹牛乳（廣東人

名爲牛乳餅）也可以

作藥用，有「降虛火

」，潤大便的功能。

如不時大便秘結，虛

火上升。

牙肉腫痛，牙齒

浮動，口臭口苦，牛

夜及早晨咽喉乾涸，

胸膈苦悶不舒，而致

影響精神不適，早晚

可服牛乳餅五七個（

這種鹹牛乳餅，街市

的雜貨店有得賣），沖入滾水一杯

飲之，長期應用，上列症狀。不只

可以消除，且對身體營養甚有裨益

產牛乳倒最佳」的朋友對我說：

一位沙灘（沙灘是禹南一鄉鎮，

路做生意，頭部時常發痛，有時還

會眩暈，醫生謂他患了血壓高，命

他不可工作，不能刺激，遂回鄉休

息。原來該處鄉間的人，若有感到

頭痛頭刺，每用牛乳餅沖滾水飲，

他回鄉後，頭痛發作時，家人也用

牛乳餅沖水給你飲，飲後果然很有

效，於是日日飲用，頭痛就痊癒了

，乃回廣州，經醫生檢驗，亦認為

他的血壓已經平復了。」相信鹹牛

乳之能治血壓，是因為它有「降火

」及潤大便的效能，使肝火平靜，

不致上衝，腦部的血液於是循環正

常，無充血之弊。乃無痛刺眩暈的

事故發生了。患血壓高者不妨試之

。

·鹹牛乳，給小兒佐膳，有健脾開

胃去癩的功效，如小

兒便祕，汗多，或夜

間常出冷汗，用鹹牛

乳作為他的副食品，

有好的治療效果。

·鹹牛乳，欲知詳情，致

詢。

（完）

電屋髮之家

溫哥華喜士士定戲院對面

歡迎預定九月

公道歡迎

各界仕女

駕臨指導

在加拿大出世英國人後裔，欲徵

妻子，不論年齡，能居住城外小

鎮生活，須屬本人不可介紹。

致函 P.O. Box 3839 Vancouver

全食，全新，廉讓六百元。電話

325-8936

新中文打字機譯

日新牌完全開放式（GT 818）最

新中文打字機臺架，附備用字盤

冷冰機平賣。6695 Nelson Ave.

Horseshoe Bay, B.C.

聯房及鋪位出租

有舊焗爐，炸爐，檯椅濕仔架，

可能修改為住宿或柏文，有些少

新用具，最適合家庭式經營，有

一千元，或最接近價銀。致函：

Traveller Cale. Box 40 Green-

wood, B.C. 或電話 445-6767

中西餐館生意出賣

有議會廳，位於第三號公路，工

藝區，六十個座位，三層樓宇，

兩房一廳，雪櫃爐浴室，電話：

738-1701 或三三五五八

三三四。於柏文地區，（33×122）五萬多。

房，八萬多。

HOY ST. 星期六，日開放。

全部翻新三睡房，土庫，2866 Kitchen ST. 五

萬多。

1637 E. 3 Ave. 五睡房，兩副廁所，土庫完成，位

超五十歲男人徵婚

7組柏文，有房，廳，廚房等，地區好，二萬元。

房，一房有簡單傢俱近巴士學校

交通方便自立門口出入電話：

879-4700 憶髮服務

香港美髮

一廳廚廁齊。五萬元。電話：

2145-1680

土庫出租

房，一房有簡單傢俱近巴士學校

貴姓

南路狄姓是狄青之後

——狄氏文有宰相武有名將——

因為當時廣南盜賊紛起，狄青曾奉命南征廣南，是廣東和廣西，當時狄青剿匪到那裏，留下一枝家家人。

狄青到了宋朝，他的一個玄孫狄煥，寄居在南嶺，因為喜吟詩，賦性以林泉自適，嘗下嶺南遊玩，其後就在曲江住下。所以北江的狄姓，有一部分是狄仁傑之後。

東的，計在宋宗時代，有狄、補之，長沙人，曾來廣州任廣州知州，此公清廉得有點近於過當，臨離廣州調任之時，南海一切東西都不攜帶北返，有一方石硯，是正端州出產，是洪門歷史士紳史可法爲文宗。

爲明末抗清之大英雄，洪人尤尊憇念。

順治二年初夏，清兵在淮河流域取得勝利後，乘其戰勝餘威，立即包圍了揚州。揚州是南京的門戶，如有失，南京就很容易受到正面攻擊，揚州保得住，南京即可暫時無事。這是稍明地理形勢的人都看得出的。史可法因爲內外都受到牽制，並沒有援兵，乏缺軍糧，在這險惡的情況下，史可法不正沒有投降的思想，反而越加堅強他抵抗侵略者的決心。他早已存了寧可戰死，不願投降之志，故此安排好了自己身後事。他沒有見兒子，祇有一個義子史德威在他跟前。他吩咐史德威，如果他兵敗身亡，一定要把他遺體葬在南京孝陵旁邊，或葬在李庭芝，姜才祠堂之側。

史可法困守孤城，英勇抵抗，清軍屢次誘降，都被他嚴詞拒絕。如是者和敵人周旋了十天之久，終於兵敗被殺。

揚州城陷後，清兵入城，大事屠殺，死傷

平民無算。等到事稍平定，而天氣炎熱

遍地遺屍，無法辨認，史德威盡功

夫都找不到史可法的屍首，祇認出他的

一隻鞋子而已。史德威沒法，祇好用葬衣冠的辦法，拿着史可法生前用過的朝笏，連同找到的一隻靴，在梅花嶺下草草地葬。當時祇堆了些石塊，做上了記號，以便識辨，要等候將來作另外打算。這是一向的傳說。但根據史法的七世孫已故畫家史鑒卿（常卿）在四十年前所說，史可法殉國後第二年的清明節前一日，在南京的家屬，才挖出了史可法的袍笏，買了一口棺把它裝起來，並把已融的靴子挖出，一起放在棺內，重爲舉行安葬儀式，並樹立了一塊「史公憲之墓」的墓碑，到乾隆年間，大概因爲乾隆帝大贊史可法之故吧，人們才敢改刻了一塊較大的，並加上史公的一套官銜，原碑就不知去向了。

原來的梅花嶺，離史可法墓邊還有數十丈，中間又被一人走出一條大路來，修祠的人便在墓後三丈遠的地方，重修起一個小土阜，作爲影山，並種上梅

花，稱它爲小梅花嶺。

便是墓門和巍峨的要堂，要堂的後面就是衣冠塚，塚前立有石碑，碑上嵌着「史忠正公墓」的石額。

從祠墳不遠之處，走過神道石橋，

順治二年夏，清兵在淮河流域取得勝利後，乘其戰勝餘威，立即包圍了揚州。揚州是南京的門戶，如有失，南京就很容易受到正面攻擊，揚州保得住，南京即可暫時無事。這是稍明地理形勢的人都看得出的。史可法因爲內外都受到牽制，並沒有援兵，乏缺軍糧，在這險惡的情況下，史可法不正沒有投降的思想，反而越加堅強他抵抗侵略者的決心。他早已存了寧可戰死，不願投降之志，故此安排好了自己身後事。他沒有見兒子，祇有一個義子史德威在他跟前。他吩咐史德威，如果他兵敗身亡，一定要把他遺體葬在南京孝陵旁邊，或葬在李庭芝，姜才祠堂之側。

史可法困守孤城，英勇抵抗，清軍屢次誘降，都被他嚴詞拒絕。如是者和敵人周旋了十天之久，終於兵敗被殺。

揚州城陷後，清兵入城，大事屠殺，死傷

平民無算。等到事稍平定，而天氣炎熱

遍地遺屍，無法辨認，史德威盡功

夫都找不到史可法的屍首，祇認出他的

一隻鞋子而已。史德威沒法，祇好用葬衣冠的辦法，拿着史可法生前用過的朝笏，連同找到的一隻靴，在梅花嶺下草草地葬。當時祇堆了些石塊，做上了記號，以便識辨，要等候將來作另外打算。這是一向的傳說。但根據史法的七世孫已故畫家史鑒卿（常卿）在四十年前所說，史可法殉國後第二年的清明節前一日，在南京的家屬，才挖出了史可法的袍笏，買了一口棺把它裝起來，並把已融的靴子挖出，一起放在棺內，重爲舉行安葬儀式，並樹立了一塊「史公憲之墓」的墓碑，到乾隆年間，大概因爲乾隆帝大贊史可法之故吧，人們才敢改刻了一塊較大的，並加上史公的一套官銜，原碑就不知去向了。

原來的梅花嶺，離史可法墓邊還有數十丈，中間又被一人走出一條大路來，修祠的人便在墓後三丈遠的地方，重修起一個小土阜，作爲影山，並種上梅

花，稱它爲小梅花嶺。

便是墓門和巍峨的要堂，要堂的後面就是衣冠塚，塚前立有石碑，碑上嵌着「史忠正公墓」的石額。

從祠墳不遠之處，走過神道石橋，

順治二年夏，清兵在淮河流域取得勝利後，乘其戰勝餘威，立即包圍了揚州。揚州是南京的門戶，如有失，南京就很容易受到正面攻擊，揚州保得住，南京即可暫時無事。這是稍明地理形勢的人都看得出的。史可法因爲內外都受到牽制，並沒有援兵，乏缺軍糧，在這險惡的情況下，史可法不正沒有投降的思想，反而越加堅強他抵抗侵略者的決心。他早已存了寧可戰死，不願投降之志，故此安排好了自己身後事。他沒有見兒子，祇有一個義子史德威在他跟前。他吩咐史德威，如果他兵敗身亡，一定要把他遺體葬在南京孝陵旁邊，或葬在李庭芝，姜才祠堂之側。

史可法困守孤城，英勇抵抗，清軍屢次誘降，都被他嚴詞拒絕。如是者和敵人周旋了十天之久，終於兵敗被殺。

揚州城陷後，清兵入城，大事屠殺，死傷

平民無算。等到事稍平定，而天氣炎熱

遍地遺屍，無法辨認，史德威盡功

夫都找不到史可法的屍首，祇認出他的

一隻鞋子而已。史德威沒法，祇好用葬衣冠的辦法，拿着史可法生前用過的朝笏，連同找到的一隻靴，在梅花嶺下草草地葬。當時祇堆了些石塊，做上了記號，以便識辨，要等候將來作另外打算。這是一向的傳說。但根據史法的七世孫已故畫家史鑒卿（常卿）在四十年前所說，史可法殉國後第二年的清明節前一日，在南京的家屬，才挖出了史可法的袍笏，買了一口棺把它裝起來，並把已融的靴子挖出，一起放在棺內，重爲舉行安葬儀式，並樹立了一塊「史公憲之墓」的墓碑，到乾隆年間，大概因爲乾隆帝大贊史可法之故吧，人們才敢改刻了一塊較大的，並加上史公的一套官銜，原碑就不知去向了。

原來的梅花嶺，離史可法墓邊還有數十丈，中間又被一人走出一條大路來，修祠的人便在墓後三丈遠的地方，重修起一個小土阜，作爲影山，並種上梅

花，稱它爲小梅花嶺。

便是墓門和巍峨的要堂，要堂的後面就是衣冠塚，塚前立有石碑，碑上嵌着「史忠正公墓」的石額。

從祠墳不遠之處，走過神道石橋，

順治二年夏，清兵在淮河流域取得勝利後，乘其戰勝餘威，立即包圍了揚州。揚州是南京的門戶，如有失，南京就很容易受到正面攻擊，揚州保得住，南京即可暫時無事。這是稍明地理形勢的人都看得出的。史可法因爲內外都受到牽制，並沒有援兵，乏缺軍糧，在這險惡的情況下，史可法不正沒有投降的思想，反而越加堅強他抵抗侵略者的決心。他早已存了寧可戰死，不願投降之志，故此安排好了自己身後事。他沒有見兒子，祇有一個義子史德威在他跟前。他吩咐史德威，如果他兵敗身亡，一定要把他遺體葬在南京孝陵旁邊，或葬在李庭芝，姜才祠堂之側。

史可法困守孤城，英勇抵抗，清軍屢次誘降，都被他嚴詞拒絕。如是者和敵人周旋了十天之久，終於兵敗被殺。

揚州城陷後，清兵入城，大事屠殺，死傷

平民無算。等到事稍平定，而天氣炎熱

遍地遺屍，無法辨認，史德威盡功

夫都找不到史可法的屍首，祇認出他的

一隻鞋子而已。史德威沒法，祇好用葬衣冠的辦法，拿着史可法生前用過的朝笏，連同找到的一隻靴，在梅花嶺下草草地葬。當時祇堆了些石塊，做上了記號，以便識辨，要等候將來作另外打算。這是一向的傳說。但根據史法的七世孫已故畫家史鑒卿（常卿）在四十年前所說，史可法殉國後第二年的清明節前一日，在南京的家屬，才挖出了史可法的袍笏，買了一口棺把它裝起來，並把已融的靴子挖出，一起放在棺內，重爲舉行安葬儀式，並樹立了一塊「史公憲之墓」的墓碑，到乾隆年間，大概因爲乾隆帝大贊史可法之故吧，人們才敢改刻了一塊較大的，並加上史公的一套官銜，原碑就不知去向了。

原來的梅花嶺，離史可法墓邊還有數十丈，中間又被一人走出一條大路來，修祠的人便在墓後三丈遠的地方，重修起一個小土阜，作爲影山，並種上梅

花，稱它爲小梅花嶺。

便是墓門和巍峨的要堂，要堂的後面就是衣冠塚，塚前立有石碑，碑上嵌着「史忠正公墓」的石額。

從祠墳不遠之處，走過神道石橋，

順治二年夏，清兵在淮河流域取得勝利後，乘其戰勝餘威，立即包圍了揚州。揚州是南京的門戶，如有失，南京就很容易受到正面攻擊，揚州保得住，南京即可暫時無事。這是稍明地理形勢的人都看得出的。史可法因爲內外都受到牽制，並沒有援兵，乏缺軍糧，在這險惡的情況下，史可法不正沒有投降的思想，反而越加堅強他抵抗侵略者的決心。他早已存了寧可戰死，不願投降之志，故此安排好了自己身後事。他沒有見兒子，祇有一個義子史德威在他跟前。他吩咐史德威，如果他兵敗身亡，一定要把他遺體葬在南京孝陵旁邊，或葬在李庭芝，姜才祠堂之側。

史可法困守孤城，英勇抵抗，清軍屢次誘降，都被他嚴詞拒絕。如是者和敵人周旋了十天之久，終於兵敗被殺。

揚州城陷後，清兵入城，大事屠殺，死傷

平民無算。等到事稍平定，而天氣炎熱

遍地遺屍，無法辨認，史德威盡功

夫都找不到史可法的屍首，祇認出他的

一隻鞋子而已。史德威沒法，祇好用葬衣冠的辦法，拿着史可法生前用過的朝笏，連同找到的一隻靴，在梅花嶺下草草地葬。當時祇堆了些石塊，做上了記號，以便識辨，要等候將來作另外打算。這是一向的傳說。但根據史法的七世孫已故畫家史鑒卿（常卿）在四十年前所說，史可法殉國後第二年的清明節前一日，在南京的家屬，才挖出了史可法的袍笏，買了一口棺把它裝起來，並把已融的靴子挖出，一起放在棺內，重爲舉行安葬儀式，並樹立了一塊「史公憲之墓」的墓碑，到乾隆年間，大概因爲乾隆帝大贊史可法之故吧，人們才敢改刻了一塊較大的，並加上史公的一套官銜，原碑就不知去向了。

原來的梅花嶺，離史可法墓邊還有數十丈，中間又被一人走出一條大路來，修祠的人便在墓後三丈遠的地方，重修起一個小土阜，作爲影山，並種上梅

花，稱它爲小梅花嶺。

便是墓門和巍峨的要堂，要堂的後面就是衣冠塚，塚前立有石碑，碑上嵌着「史忠正公墓」的石額。

從祠墳不遠之處，走過神道石橋，

順治二年夏，清兵在淮河流域取得勝利後，乘其戰勝餘威，立即包圍了揚州。揚州是南京的門戶，如有失，南京就很容易受到正面攻擊，揚州保得住，南京即可暫時無事。這是稍明地理形勢的人都看得出的。史可法因爲內外都受到牽制，並沒有援兵，乏缺軍糧，在這險惡的情況下，史可法不正沒有投降的思想，反而越加堅強他抵抗侵略者的決心。他早已存了寧可戰死，不願投降之志，故此安排好了自己身後事。他沒有見兒子，祇有一個義子史德威在他跟前。他吩咐史德威，如果他兵敗身亡，一定要把他遺體葬在南京孝陵旁邊，或葬在李庭芝，姜才祠堂之側。

史可法困守孤城，英勇抵抗，清軍屢次誘降，都被他嚴詞拒絕。如是者和敵人周旋了十天之久，終於兵敗被殺。

揚州城陷後，清兵入城，大事屠殺，死傷

平民無算。等到事稍平定，而天氣炎熱

遍地遺屍，無法辨認，史德威盡功

夫都找不到史可法的屍首，祇認出他的

一隻鞋子而已。史德威沒法，祇好用葬衣冠的辦法，拿着史可法生前用過的朝笏，連同找到的一隻靴，在梅花嶺下草草地葬。當時祇堆了些石塊，做上了記號，以便識辨，要等候將來作另外打算。這是一向的傳說。但根據史法的七世孫已故畫家史鑒卿（常卿）在四十年前所說，史可法殉國後第二年的清明節前一日，在南京的家屬，才挖出了史可法的袍笏，買了一口棺把它裝起來，並把已融的靴子挖出，一起放在棺內，重爲舉行安葬儀式，並樹立了一塊「史公憲之墓」的墓碑，到乾隆年間，大概因爲乾隆帝大贊史可法之故吧，人們才敢改刻了一塊較大的，並加上史公的一套官銜，原碑就不知去向了。

原來的梅花嶺，離史可法墓邊還有數十丈，中間又被一人走出一條大路來，修祠的人便在墓後三丈遠的地方，重修起一個小土阜，作爲影山，並種上梅

花，稱它爲小梅花嶺。

便是墓門和巍峨的要堂，要堂的後面就是衣冠塚，塚前立有石碑，碑上嵌着「史忠正公墓」的石額。

從祠墳不遠之處，走過神道石橋，

順治二年夏，清兵在淮河流域取得勝利後，乘其戰勝餘威，立即包圍了揚州。揚州是南京的門戶，如有失，南京就很容易受到正面攻擊，揚州保得住，南京即可暫時無事。這是稍明地理形勢的人都看得出的。史可法因爲內外都受到牽制，並沒有援兵，乏缺軍糧，在這險惡的情況下，史可法不正沒有投降的思想，反而越加堅強他抵抗侵略者的決心。他早已存了寧可戰死，不願投降之志，故此安排好了自己身後事。他沒有見兒子，祇有一個義子史德威在他跟前。他吩咐史德威，如果他兵敗身亡，一定要把他遺體葬在南京孝陵旁邊，或葬在李庭芝，姜才祠堂之側。

史可法困守孤城，英勇抵抗，清軍屢次誘降，都被他嚴詞拒絕。如是者和敵人周旋了十天之久，終於兵敗被殺。

揚州城陷後，清兵入城，大事屠殺，死傷

平民無算。等到事稍平定，而天氣炎熱

遍地遺屍，無法辨認，史德威盡功

夫都找不到史可法的屍首，祇認出他的

一隻鞋子而已。史德威沒法，祇好用葬衣冠的辦法，拿着史可法生前用過的朝笏，連同找到的一隻靴，在梅花嶺下草草地葬。當時祇堆了些石塊，做上了記號，以便識辨，要等候將來作另外打算。這是一向的傳說。但根據史法的七世孫已故畫家史鑒卿（常卿）在四十年前所說，史可法殉國後第二年的清明節前一日，在南京的家屬，才挖出了史可法的袍笏，買了一口棺把它裝起來，並把已融的靴子挖出，一起放在棺內，重爲舉行安葬儀式，並樹立了一塊「史公憲之墓」的墓碑，到乾隆年間，大概因爲乾隆帝大贊史可法之故吧，人們才敢改刻了一塊較大的，並加上史公的一套官銜，原碑就不知去向了。

原來的梅花嶺，離史可法墓邊還有數十丈，中間又被一人走出一條大路來，修祠的人便在墓後三丈遠的地方，重修起一個小土阜，作爲影山，並種上梅

